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九

明　楊士竒等　撰

治道

宋孝宗即位陸游上奏曰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御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遝至惟静以俟之則心正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為哉今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

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與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静無為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羣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静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

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以新竒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絶識而不施超越羣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為獻此固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羣臣獻此說者寖多雖陛下决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貞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鋭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綉德宗之放

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游又上奏曰臣聞善覩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為國之要也若夫虐煢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

臣宜畧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畧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萬無是理也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

常調孤遠固多久註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畧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覬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黠者則公與之為市廉者懦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為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誘罪僮奴者皆有司為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為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萬里闗征相望富

商大賈先期遣人懐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
苦終更小官造廷進士垂槖蕭然齎糧有限而稽留苛
暴畧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伏望陛
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
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効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
山嶽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闘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
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為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
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為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

凝為獻

隆興間張浚上言曰臣今日自長河堰起發天氣晴和抵暮可至秀州惟是暫遠闕庭瞻戀聖德深切于心邊境别無它報臣固甞屢奏今歲三月敵之形勢可以盡見決無它慮仰惟聖慈簡記不忘夫自古人主有道而人臣亦能盡道事君則動無私意事事合天凡百施為俯順人情仰循天理是之謂道果能行此内侮外寇何自而生曰戰曰守皆可如意敵人雖强孰敢陵犯夫何

故彼知我得人心知我君臣有道自是畏讋怯服況敢加兵是以人君以修己為要以得人為實此二事夷夏歸心理之决然無可疑者惟人主以一身臨天下而富貴生殺之柄得以自專天下奔趨名利之人以千萬心乘隙投間攻吾一心自非正心修己揆之於天不為遜志讒巧之説輕動于中則何以照見本末使天下四海終受其恵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言人君修己之勤則政事備舉内治先定宜四夷知畏相率以朝也

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此言人君信任賢者陰邪莫間壬人求進之難則蠻夷知中國之有人不敢輕侮聖人之言如天可信其事豈不著明邪臣自受任江淮以來仰荷陛下眷遇之隆不敢不勉伏自思念内無腹心十夫之翼孤立于朝外則將帥循習舊風千蹊百徑稍加嚴束怨謗立生臣之一身固無足恤第恐有始無卒蔑補於事用是雖殫心力而政効邊績兩皆不著仰惟陛下處古今天下之至難臣恐事或掣肘仰

體聖意委虵曲折以期有濟然而四面之責已歸罪于臣身謂其不能以死生進退力爭將不能善厥後矣今陛下奮乾之斷大議已正臣之衰老所患無能敢不忘身及家求有以報自今人才悉萃于朝忌間讒說不復輒起則天下山林之賢與夫豪傑英俊之士聞陛下之風莫不來歸陛下何憂夫强敵臣晚景餘幾豈復更有貪戀陛下富貴之念顧愛君之切言不敢隱幸陛下赦罪

起居郎胡銓上奏曰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對齊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與為堯舜之聖可與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為堯舜之民臣雖惷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箝嘿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

棄軀命以報知遇敢卹其它是以輒極竭罷駑之慮况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三月一日

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内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檢

准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視朝

亦合前一日赴閤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臣聞今

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而其所當

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力田之科夫

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舉將不罷則士風

之趍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寮論之詳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為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

不然終身為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選人實歴九年無違過即與改合入官盖堯舜三考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為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来歲仍小歉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為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為畎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為盡力於是及攷文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

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

畎澮溝洫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鉗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今州郡官以營田為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苦軍食不足用棗祗策置屯田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蓄穀是也二曰募

人必廣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戸十分之一為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充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為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理湟陿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

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

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

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徙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寔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則請權住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葢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案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和帝

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廉力田等科略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百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二歲一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總核名實必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風躋時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復何難

哉

淳熙間銓為學士又上奏曰臣遭遇聖明深懼無以稱塞顧有誠悃輙忘誅戮願為陛下無隱而盡言之竊惟陛下臨御于兹十有九年立政立事宵旰勤勞堅復讎之心奮復境之畧義不自已功期必成然而坐閱歲時未知攸濟其故何哉陛下天縱英明其臣莫及以首出帝王之資有獨運區寓之智而宰執大臣但求救過塞責無敢興立事功邉鄙無虞未睹其害一有緩急誰為

陛下奮不顧身以任大寄乎況敵人包藏禍心未易盡測陛下雖與之講信修睦政恐其窺伺之意未已願陛下奮發英斷收召正人選將練兵力圖大舉之策枕戈嘗膽期於有成而後已此老臣平昔忠誠所激而望於陛下者也夫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以得人為先以用言為急陛下廣於用人樂於從諫士氣振起夐出古初羣臣每進讜言陛下必溫言頫納天語嘉獎朝野誦傳實為盛事然聽之而不見於用嘉之而不施於政臣恐

蹇諤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竊聞比年以來嬖倖私昵之人姓名籍籍出入禁闥詭祕莫窮納賄招權紊亂名器凡官寮之進遷則先事而騰播陛下之所親擢則彼掩為已私意者簡記之初借以游談之助揣知聖意泄露除音譸張外庭熏灼朝路賢否既混綱紀寖隳殆非國家之福也可不慮乎古者張官置吏所以養民今之官吏適以殘民催科則竭民膏血以為材能獄訟則視賄低昂以為曲直老羸轉於溝壑丁壯聚為盜賊焦熬

困苦所不忍聞陛下愛卹黎民屢蠲常賦而官吏掊斂民心日離誠可為邦本之憂也臣願陛下任輔弼之臣堅恢復之志用直言遠私昵戢貪吏掃除蠹弊廓清朝廷公道既闢不患無賢國勢既張不患無將内政畢舉外侮易攘則陛下聰明英武所以紹藝祖之基業者至是而益光陛下嚴恭兢畏所以受光堯之付託者至是而無負斯可以祈天永命萬世而不窮也臣又聞劉珙張栻之亡皆有遺奏李椿鄭鑑之去俱獻嘉言望陛下

取四臣之疏併留聖慮採而行之實社稷生靈之幸臣
待盡田野永隔清光今而不言死亦有辠臣之所陳五
事苟未隕没獲見陛下設施臣之志願畢矣冒瀆天聰
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乾道七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對曰臣仰惟陛下萬機
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往行是監乃者閱
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
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即位十年功則未

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令日之急務未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悉情無隱顧臣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拳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久而怠惰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

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清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秉中興之後然北敵地大人衆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敵酋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此乎臣不敢汎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内若外屯兵百萬其卒伍之

勇怯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安得盡知不過責成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頗不然進或失之太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為暖席計則其下視之亦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皇甫倜又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纔十月而莫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

此平居自守臣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澤者莫切於郡守柰何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間號稱能吏者知巧為名色趣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遐方僻郡姑置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於增酒課一事畧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令得其人則

課增令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罰
可也柰何頃年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
歲額之外復求增羨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且倍蓰於
初不幸令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夫民非昔貧
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顧取之如此安得不
困近畿尚爾謂遠方何加又諸州長吏倏来忽去迎送
靡定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平江四
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用

度何為而不害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繼今以往願陛下擇將擇守審於其初而久於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效可著某弊可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期示之以勸沮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孰急於此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也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臣亦因陛下俯

詢而獻言他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為君之道為首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為末蓋太宗時惟徵為善諫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為據而不為泛濫迂闊激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而喜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為多吳兢所取厥有旨哉臣願陛下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他通明而知大體者引以自近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徵言為龜鑑而自強不

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

必大又上言曰臣伏蒙聖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為無益之論上瀆天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皆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為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收集闒茸庸俗之士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陛

下更賜留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它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所頼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别白臣下之邪正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於激訐泥古者失於迂闊聽之未見其益違之寧免歸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其難遂虚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曽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令之郎官分職中臺

奉行政令視漢蓋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户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曽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顧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為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今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懐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遷易則弊何由不生乎簿書縁絶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

久任之説深監數易之害有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庶幾革茍簡之風蹇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於世矣臣志在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

必大又上言曰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時之功雖勤勞于前而享富實于後理之必至無可疑者昔勾踐謀吳可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

至于七年深思力行不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翕然奮然曰得時無怠時不再来天予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此豈嘗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神聖鋭意圖治日往月来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為凖以越語為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如何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

如何三年彊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彊兵之效如何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為無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勾踐固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為儒生者竊窺其大畧而可以

獻之旒扆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而有此日新之德羣臣望下風者常若不及況田野空乏之人未嘗歴他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是宜陛下之所厭聽也然臣之所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騁先後唯吾意之所出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

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為甚大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為同者一歸於寛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乃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来求治為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喻宣帝謂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覇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聽合天下之目以為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鑒别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愚暗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

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為他計也孟子生於戰國縱横離合之際不肯為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為善治財賦者晏之長技世所未易曉江淮百物如淵藪之積唐人每藉此以支西北今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嘗患其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及其最後晏

之故吏有憤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盖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説開元中天下户口以千萬計至德以来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户纔二百萬於是罷無名之斂而又不加調起廣徳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下户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為户口日羡則人力所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絍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斂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説也功利之説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為不可況

今天下兼愛南北而江淮帖然其他方隅曽無更遞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説不可不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户口取其豐耗多寡之數為州縣殿最可乎内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矣非臣之空言也

淳熈間劉光祖對策曰臣聞帝王之治守約而不求詳任道而不役智廣覽兼聽而未嘗自用夫自用則多失兼聽則多得役智愈精則違道愈遠而求詳太過則天

下之事日繁故曰端其本萬事理此古今治道之要務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即大位以来將八年于兹宵衣旰食求所以補弊興滯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行之愈勤邈然望治効而未之見今者策臣等於廷意欲聞切直篤實之言以藥當世之病雖臣昧陋豈敢誦聖德而忘苦言以負陛下明詔哉且陛下之所謂十數條者臣已詳聞之矣上之論古帝王因時為治之不同次之論當今弊政之不一而所施之先務將求所以美教化省刑

罰清官曹察循吏厚士風變民俗廣儲以足食蠲賦以裕人勸農桑以闢田疇任使者以求民瘼至於旁搜遺逸陰察武勇屯田積穀擇帥安邊之事凡若此類雜然靡所不思陛下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陛下之為政可謂精且核矣然而七八年之間勤勞而不倦總核而不置者凡皆為此而是十數者之中未有一二效焉何哉則以陛下未得其本故也且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夫是以勤勞而無益總核而無補

臣非敢空言也臣意陛下之諸臣發言盈庭目前之計易入而久遠之計難劾督責之論似切寛大之言似迂機智之謀似辨老成之謀似拙如是則聖聽之所向在彼而不在此矣凡臣之所欲言者與陛下之所欲行者異陛下得無謂臣言為書生不急之常談而忽棄之虚心以察焉則臣之狂言不為虚語也臣竊見比年以来天變見於上民心揺於下饑饉連年盜賊須時而起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夫此豈細事也陛下試反覆思之今

將革弊而獘愈甚將治法而法益失者其咎安在而左右之臣方且為兵刑財利之說奮發果敢之論以此迎合主意曰如此而可以大有為於時此豈不大失也哉

故臣願陛下操其本治其要用人而不自用然後向之所問十數條者可得而舉也臣不勝區區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盖聞虞舜無為而天下治周文王則日昃不遑暇食漢文寛厚長者務以德化民而宣帝則嚴總核之政以法繩下此四君者為道不同同歸于治

然則勞逸寛猛之宜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薄獲承丕緒循堯之道兢業萬機罔敢逸豫亦惟法古帝王是訓是式八年於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闕政尚多虛文尚勝者臣有以見陛下思古之治酌今之宜蓋將師文王之憂勤法宣帝之總核以此舉當今之闕政而掃末世之虛文也臣知之矣而竊有說焉臣嘗謂舜文王勞逸之迹雖殊至其以道自任以事任人者蓋同轍而趨也漢文宣致治之迹雖近至其寛猛之分使德

勝而漢澤厚法勝而漢澤衰者是未可同日而語也臣

請為陛下陳之臣嘗讀書考虞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

蓋當是時遵堯之道未嘗以一毫私智加其間凡天下

之事悉舉而任之九官曰禹汝平水土曰后稷汝播百

穀曰契汝敷五教在寛曰夔汝典樂教胄子曰臯陶汝

明刑以至垂之工益之虞龍之出納皆信之篤任之專

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其人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

蓋得任人之道故也至於文王豈不然哉文王之所以

憂勤日且昃而猶不暇食者方是時紂之虐政迫民於水火之中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夫是以謹身修政而至於憂勤焉然而文王之政則有在矣勤於大不勤於細以道為本以事為末也文王之時所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者蓋文王惟知擇人而任之而已不與焉蓋周公教成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一國之事亦非輕矣而

文王既委之人則不敢兼且知焉誠以為任之不專則責治之無所也是舜文王一道也今陛下獨知師文王之憂勤而不能任人以為治臣之所以妄意陛下不能任人以為治者臣以為天子之職莫大於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獨取夫奉職守法順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事不過奉行文書條理而已矣一政事無不從中治也一聽斷無不從已出也陛下好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賴是為哉且君猶

元首臣猶股肱也陛下棄股肱而運動廢耳目而視聽臣恐宰相權輕則近習得以乘間而議政此大不可也東漢之事可鑒矣光武懲王氏竊國之禍矯枉過正雖寇鄧耿賈之賢而猶不大任之以吏事責三公不十餘年之間而易置者凡十數折辱如奴隸來去如傳舍子孫承之終東漢之世卒以宰相之權輕而其天下摶弄於后戚宦寺之手可哀也已今日之事陛下當用老成忠直識慮過人者禮而任之勿間勿疑而使得專意於

當今之大計則舜文之治陛下得之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任宰相而能為治陛下之所宜察也若夫漢文以德化人漢宣以法繩下是二君者臣不敢以宣帝望陛下也臣讀史觀文帝之治温然有三代之風勸力田而務農者衆除肉刑而犯法者寡惇孝弟而尺布斗粟之謡可以見民德之歸厚省力役而紅腐貫朽之積可以知治効之必至聽張釋之不用嗇夫之辯口而秦亟疾苛察之風為之衰息與匈奴俱棄細故偕之大道而瘡痍

之民得以休養凡此之務皆孟子言於戰國不見信用者而文帝乃能行之文帝之治純於德故能基四百年之業則其所以結民者至矣若夫宣帝之中興其一時之政非不美也然而其役智也察其用法也深信賞必罰之閒中和之意亡矣蓋寛饒以忠直見殺而王成以欺偽見褒當是時有識之士察微而知著者咸謂德不足而法有餘漢之業未有不暫與而亟衰者也王吉路温舒皆長者之言而謂為迂闊不見聽用自今觀之衰

漢之業者豈不自神爵五鳳之間誅名責實之過哉陛
下徒察其勵精總核之迹以為算計見効優於孝文此
羣臣之說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之治謂之責實而失
實莫大焉凡天子欲有為則羣臣以有為之說進陛下
喜辯給故朴忠者退而機巧者自飾於其間陛下好才
智故沈厚有謀者或不見察而輕矯自售者得逞於其
內陛下重武夫而儒者為迂闊之具陛下思法吏而忠
厚之人蒙不職之罰凡此皆宣帝之失也而陛下又無

魏相丙吉之徒為之佐臣恐有其失無其治也臣非不知陛下之意盖將舉弊政而更新之然臣竊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而不可繩之以急政雖若無法而不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政救緩病以用法救無法臣恐今日之治行之不得其中則衰亂繼之故天下大器也器久不用則蠹空其中然而舉敗器而急持之則破壞分裂不可復為全器矣病之深者非一夕可攻而復今者百藥皆試矣怒其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之

無所此甚可思而動也故臣願陛下廓然立乎廣大之域坦然行乎仁義之途勿邀近功勿喜小利急當今之所緩緩當今之所急則宣帝之治陛下當自過之柰何欲効雜霸之主乎臣之所論勞逸寬猛之說如此陛下勿徒謂各因其時而已也陛下自以為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此誠未至且未孚也陛下承大統以來求古帝王之治而訓式之然師文王之憂勤而不師其任人喜宣帝之總核而不察其雜霸則德何以至信何以孚

歟數年之間行之不為不力而闕政尚多虛文尚勝則是陛下之已行者未得其道盍亦反其本而已矣此大事也故臣反覆詳言之如此臣伏讀聖策曰敦朴以示化而踰制者尚繁欽恤以祥刑而抵法者尚衆臣有以見陛下欲美教化省刑罰之意甚切也臣聞民無有不可化而患化之之道未至刑無有不可措而患措之之心未切漢之文帝閔秦俗之奢麗無法也躬為儉約以先之衣弋綈之衣惜露臺之費帝王舉動敦朴如此而

當時之民猶且富人大賈而帝服倡優下賤而后飾者往往有之文帝不以罪民也而愈自黜降期於必化卒之革秦之俗為漢之俗者文帝敦朴之功也今陛下儉約之德雖遠方夷狄皆知之然而後宫妃嬪以華靡相尚者有矣豈能皆衣不曳地如漢夫人乎執政侍臣以聲色自奉者有矣豈能皆清儉自守如唐楊綰乎刑之於家然後可以化之於國為之於近然後可以効之於遠然則敦朴之化臣願陛下力行之而已矣唐之太宗

見隋亂之初定也用魏徵之言勉行仁義貞觀之末歲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至刑措太宗勉強以行仁義猶足以收刑措之功向使信封倫之說一切以鬼蜮待其民法令密于蝟毛誅罰甚于湯火則刑者相望犯者相繼雖有百皐陶無益於愚民之陷溺而抵死也今陛下欽恤之詔雖曰屢下而誠心不加焉俗吏不知愛護赤子而以斬罰煆煉為治用法酷急循文刻深賂賄公行而無辜蒙戮至於窮極根株網羅罣誤者尚多有之而陛

下又躬行督責之政奬用武健之吏以此示之臣謂刑人之衆無怪也然則欽恤之意臣願陛下允蹈之而已矣臣伏讀聖策曰嚴入仕之途而銓曹猶未清察長民之官而循吏猶未著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冗官用循吏之意甚至也臣聞古之立法者禁其一必開其一古之責吏者責其實必畧其文唐陸贄勸徳宗愛惜名器雖虛爵不以妄予可謂嚴矣至其論考課之法則曰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

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贄於法度之外所建如此則清吏道之源也今日嚴銓試之法重任子之舉申實歷之禁革岳祠之倖行之以漸議者自息然臣獨於限員改秩之事必謂不可此賢愚同滯之弊也當今行陸贄之三術然後功過白而黜陟明吏道之不清非所患矣故臣曰禁其一必開其一者此也漢龔遂為渤海太守請於帝曰勿拘臣以

徽文臣請得以便宜治故遂之政非俗吏之所能為今也令顧守守顧監司上下相承虛文自營期於免過蓋目之外有不見足之外有不履也簿書期會之間一不報則大吏譴至尚何暇為古循吏之事乎陛下惠恤元元精擇守令不可謂不加意也臣謂宜於召對之時察其人忠實可用則許之以凡愛利之政得自為之如此則循吏之効當不愧於兩漢矣故臣曰責其實必畧其文者此也臣伏讀聖策嘆士風之未厚悼民俗之未淳

臣獨至此而有激焉曰此陛下事也士風之所以未厚者是陛下輕之故也民俗之所以未淳者是陛下忽之故也夫以士風之未厚為陛下輕之者臣聞魯甘齊餌而孔子行秦任惠文而四皓隱漢殺三良而二疏去何則此三君者意不在士也然孔子行而魯弱四皓隱而秦亡二疏去而漢亦衰矣蓋士重則國重士輕則國輕自古人君輕士則士散而之田畝遁而伏山林非其時也深藏而不仕至於浮薄輕僞之徒貪冒嗜利而無恥

者然後陷爵祿而不知出觸刑辟而不知悔此士風之所以喪上之所以待士者益薄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重而輕臣不意乃於今而見此也近時士人知有爵祿不知有禮義豈惟陛下賤之雖臣亦賤之也然陛下過矣臣聞之陛下嘗謂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舉為可廢學官為可罷臣不覺中夜嘆息自憤近世士風之不立至令人主有厭薄吾徒之意則吾徒之罪也然駑馬之不進而因欲廢車粃粟之不良而因欲廢食雖陛下亦

知無是理矣胎卵之不殺則麟鳳来集魚鱉之各遂則龜龍来游陛下勿謂書生為無用贅疣之物汲汲然求所以長育成就洗濯磨淬之嚴學官之選重科舉之意則士無賢不肖皆知感激奮迅求所以報上而真材實能出矣夫以民俗之未淳為陛下忽之者臣聞湯武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故太公好仁夘國歸市上之所示下之所趨也書曰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商民之化如此而周之君臣必欲使之有士君子之行如周民

焉然則風俗教化古帝王之先務也今也士大夫不知有節義廉恥小民不知有孝慈悌順見利則趨見便則奪矣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伏農畝不如持兵杖習之久則居之也安風俗如此可不大哀而救之耶陛下朝夕與大臣圖議者皆目前之事之為急所謂民俗者古之君子於此察焉以覯興亡以考得失而今也恬不加省如今之俗蕩而不反則臣將見鄙暴勝而賊民興天下一日有急不知所恃矣陛下宜先勵士大夫之節舉清

遠之人黜貪鄙之士然後小民可得而濟矣臣伏讀聖策至有所謂廣儲蓄而食未豐蠲租賦而人未裕臣以為儲蓄雖廣而非誠廣租賦雖蠲而非誠蠲何也臣聞古者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方是時公私共之周官大司徒之職掌鄉里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縣鄙之委積以卹艱阨後世王制既衰雜以權術故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社倉起於隋義倉興於唐其實皆一也所以制低昂

而權歛散以利民也而今也雖有常平義倉之名而無
其實儲蓄之數虛挂簿書移用者十三侵盜者十五故
旱荒歳饑則餓殍之民塡委溝壑故臣謂儲蓄雖廣而
非誠廣此在陛下申戒有司專以恵民為急勿徒曰應
法而已則善矣古者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寛漢之時蓋
兵戈之餘故時有所賚予賜民田租半賜三老孝悌力
田帛人若干匹歳時有餔鰥寡有養此猶有近古之風
也而當是時實恵及民民拜漢之徳不忘近者陛下加

意黎元去遠方虚額之數放四道夏租之半陛下於急迫之時而行寛大之政此人主之用心也然而陛下雖有蠲利之名而講利之臣未去雖有恵民之意而擾民之吏猶在臣恐實利未必及民如漢文景之時也故臣謂租賦雖蠲而非誠蠲此在陛下逐去聚斂之臣示天下以愛民之意則常賦之外不至他歛民將有息肩之所矣臣伏讀聖策曰有勸農之官而田不加闢任觀風之使而民或告寃此又陛下重民本求民瘼之言也臣

觀方今虛名之事非一而守令之勸農為甚曠職之吏非一而監司之廉察為最自古勸課農桑積以歲月使斯民菽粟如水火者三代而下未有若漢文帝之時也當是時力田有官一歲而詔數下誠意如此不為虛文也今日守令以勸農為職而大抵皆困於錢穀獄訟之間田萊荒而吏不知游手末作之人多而官不禁方春農時太守率吏民飲近郊應故事事已則退非真能下問父老勸勉子弟察視原野憂勤水旱夙夜究心於其

間切扵其身也臣謂今宜嚴守令勸農之課視其殿最而黜陟之亦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自古遣使郡國以助耳目然適足以病民而無益者漢武帝末年是也當是時繡衣直指之出以督捕盜賊為名恣為威暴郡邑苦之今朝廷遣觀風之使其意將以求民疾苦而除去之也吏有害扵民得以按奏而今之監司大抵率無數人稱職私意勝則察舉有所不公寛猛失當則民情有所不適今天下凡幾道監司不過十數人此宜使宰相

精擇其能不以輕授陛辭之日陛下又丁寧而訓勑之

陛下視天下如一身手足疾痛則腹心不期而自救如此為治雖幽遐之民皆獲所欲如在輦轂之下矣臣伏讀聖策曰側席幽人而賢才尚遺伏軾勇士而猛將猶闕臣於此竊有疑焉而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也臣觀自三代之衰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天下有遺佚不舉之民漢唐以來則皆徇其名而實未嘗行其道間者陛下詔郡國舉山林之遺才時亦有應詔而出者陛

下輙官之臣不知陛下舉其人將行其道耶抑不知陛下姑采其虛譽而姑與之虛名而巳耶臣之來聞之道路謂陛下外優儒生而心實輕之如此則陛下之所謂側席幽人者臣未敢以為誠然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方鋭意求治之時羣臣之間正之所謂野人者以正言直道立乎其中不忌不疑是非毀譽不能揺利害重輕不能奪如此則凡為陛下立大事斷大議者必此人也今陛下左右講讀之臣率皆

以阿世取媚者為之養成陛下至使陛下例以為儒生之說好守古以非今好言人主之過以自是其學空虛無用迂濶難從夫是以意常輕之此何幽人之可致乎陛下必先信其道尊禮其人然後如臣所謂能為陛下立大事斷大議者出焉非若世之所謂白首窮經槁死無用之人而足也臣又觀今之將帥不若昔之將帥今之士卒行伍不若昔之士卒行伍此陛下之所憂也然而陛下伏軾臨觀之際將自察之臣竊以為未也本朝

得狄青於行伍之間豈獨取其武力而已哉陛下憤大
辱之未雪慨然有清中原之心而目中諸將不足為用
平時寇盜竊發且不能禦而況此大功歟陛下何不忍
之歲月待其可為然後動而臣竊聞之陛下親擐甲冑
躬試毬馬雖有諫者每拒而不納臣知陛下之意非溺
乎此也蓋將以有為也然就使一旦有警陛下豈將親
統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陛下盍不念太
上皇帝險阻艱難之備嘗也哉臣恐介冑毬馬之事不

足以示武於敵人適足以貽笑於方外陛下無謂伏軾既久猛將未出而輕為此舉也陛下有知人之佐將為陛下舉得其人未有不能為用者也若夫屯田積穀或謂兵不如農擇帥安邊或謂文不如武此議者過也使屯田積穀能如趙充國之於西邊諸葛孔明之於渭上曹操之於許羊祜杜預之於荆襄兩淮之間則何有乎兵不如農使擇帥安邊能如韓琦之於河北范仲淹之於陝西威德並行夷虜震懼則何有乎文不如武臣之

所慮者獨在屯田無一定之策而輕試迎合之言擇帥非可用之人而徒取輕言之士如此恐誤陛下事也陛下之所問十四條者臣悉已陳於前矣而終策之曰救弊之術時措之宜予大夫之所講聞也其悉心以對毋枉執事朕將親覽焉夫救弊之術時措之宜前所陳蓋具之矣而臣之拳拳思所以悉心而對者不過願陛下操本而治清心而應勿急近功以害大事如斯而已矣蓋以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才兼衆人有獨

馭天下之意先事而察未審而斷欲為之志囂然而不寧於是有求詳之過有役智之病有自用之失故勤勞總核之効不見於十四事者之中況使陛下居晦以用明處静以制動分職而任之人擇人而付之職有功則加賞有罪則加罰其道豈不甚約而易行也哉以陛下英明之主而七八年之間未有所立者是陛下即位之初小人以邪學導誘陛下勸陛下攬威權以自用此其所以為失也夫古之立威權者誠亦有說方時之弊或

在於女后與政或在於强臣專國或在於宦寺竊權或在於藩鎮方命使太阿之柄倒授堂陛之勢逆置盖名分僭差國威潛削之後於是乎人君乃總權以立天下之大分漢唐中興之君是也方時之病上下姑息風俗苟且解縱繩墨人自為意狃恩而不知義稍疎其恩則生怨縱欲而不知法稍節其欲則思叛盖紀綱陵壊風采消委之餘於是乎人君乃立威以變易天下之耳目我藝祖皇帝之創業是也然威權用於一時而德澤垂

於萬世蓋古之帝王唯恐一失人心則雖有威權無所用之今陛下獨懲近世委靡頹墮之弊思有以振作之而小人遂勸陛下以獨斷自用此豈為治之祥也哉臣願陛下擇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習之姦而逐去之虛心以接物和顔以聽諫布德澤以結民心優儒禮以長人才謹邊備勿輕用兵省國費勿多取財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人疾壯士如此豈惟可以小康乃大有為之基也臣之所謂本者此也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牖戶虛矣幸陛下留意

臣愚不識忌諱言涉狂惷惟陛下幸赦臣謹對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歴代名臣奏議卷五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孝宗時知南劒州羅願上奏曰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强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群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

雨暘豐歉動關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下赦其愚少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

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為賀

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餙官舍戒舟乘庤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别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没之法古用以懲大姦慝後世葢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爲術日夜察民有財産者傅致以罪而没入之

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尤者强盗竊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盗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自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槩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知令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更號為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任峻刻之吏又以蔫犢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願察州郡有將稅數

逐歲更改者酌數歲之中立爲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爲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襲堯舜之隆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願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楚之腰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為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

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
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
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為寒心
臣聞古之守禦者不間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
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
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繁
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
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為固然勞

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為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筭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齊功力自倍

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顧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缺食以田產從人質易頗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臣以為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彼良田故為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

今以往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

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

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

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

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靖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天

威所臨境内安帖惟是諸州配隷強盗兇惡貸命

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

以四百人為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姦偽臣令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井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隷前來此亦稍省姦宄

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視連歲不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

係納所佃其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𣁽量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槩本出良家或迫飢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贑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

併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
僮奴多籍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
地頭無復稽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
時竊來疊疊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
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
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
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啇平民復見父母在法
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轉雇者年限價錢各

應通計日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閒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遂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

仁義之治幾於二帝孝儉之徳冠於百王而臨莅天下垂二十載恢復之圖尚未如欲臣身為老臣豈不同此一念竊伏思之周宣中興復古之詩謂内修政事外伐玁狁説者分為二事臣獨謂修政事所以伐玁狁使吾政事修明彼且望風知畏六月之師所以能成功也此意漢宣帝得之果見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臣願陛下精思熟慮於政事益加修焉則四方懷徳畏威罔不率俾周宣之克復境土漢宣之功光祖宗不難至矣臣今去

國歸田追念輔佐之日淺政事中有欲為未盡八事敢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慈察臣愛君之心特賜采擇而力行之臣苟未先朝露尚得見陛下光明烜赫以成恢復之功高壓周漢二君矣不勝天下幸甚

陸九淵上奏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毁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

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温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徳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寛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儺

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醻酢而不倦道之雨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

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趣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日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

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
日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
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
見之著無愚知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
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羮吹虀因噎廢食
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懐愧於前古者病
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

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

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令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

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衛涇對策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

聖謙沖退託親屈帝尊廷策多士訪以古今之治道當世之急務陛下豈以草茅之言為可用歟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六策多士所以與之講論治道亦不一矣亦嘗採其所言見之施行而有補於治者乎抑草茅之士華文少寔不當於理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抑亦臨軒賜問姑循祖宗之故實而不要之於用也夫科目之興始自西漢而賢良之策亦有時而措之用者載諸史冊爛然可觀況陛下捨已從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廣

覽兼聽以極羣下之幽隱開心見誠以來天下之讜言將與海內共臻至治夫豈崇尚虛文不究實用徒應故事而已哉雖然君聽存乎廣大臣言貴於切近以陛下好問之勤傾治之切而徒泛為之辭以娱觀聽非臣之所學也臣聞成天下之治者固憚於改作革極弊之政者尤患於因循改作之患至於擾擾作事而因循之弊將有委靡不振之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而因時制宜則治道之所不廢也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資即位

之初侈然不滿漢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廷迺勸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駸駸愈不如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間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無變道之實誠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蹐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如聖策之所

問誠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臣伏讀聖策曰葢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原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也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略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闔闢變化之用則固有所主宰也是故本原之所自則不

外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者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編九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之是務而庶績之熙九功之叙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末效而斯道之本原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能捨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後

世固欲持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具甚矣
然則帝王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舉
其全而不溺於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
末節之是徇則古今一天下也而豈有異道哉臣伏讀
聖策曰朕膺光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
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祇
懼莫敢遑寧故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子大夫造廷
待問必有藴而欲陳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

思宵旰之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虚已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詔臣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願治之誠邁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盟手可致而二十三年于兹計筭見效曾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毋亦願治之心雖切濟時之術實疎士大夫安於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萬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强

敵之未殄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將相於儔常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爲誕謾玩歲愒日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責效之速故誕謾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竊取陛下爵祿而去惟其習於縱緩故庸常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爲保持之計上下茍且莫肯任責而治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

日以弱民生日以困刑罰日以峻徒為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弊之術者循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而何治功之可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革人情於極弊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於虛名而必責之實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趨事赴功之臣則天下之治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志耳臣伏讀聖策曰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

豈道有升降政有損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
臣有以見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極放三代治尚之偏圖
惟厥中以為救弊之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
之所在初無毫釐之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之術由
於時變之推移而生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
質文之名未立也而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
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禦則
周人之處此若其極弊不可為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

將猒委曲而務淵踈棄文采而尚朴素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纎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維持設施之術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泰和之效所以並稱於唐虞而彌文縟典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變則千萬世長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

以為人情之慮者略其異而反其同則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奚必拘於形迹之末哉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正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夫士風之不美以其無所化也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風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教也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崇禮教而設防範而

俗化之未醇得毋以流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

乎臣聞古之士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後之士也上下

相勝以敗其事夫仁義道德之本孝悌忠信之實古人

之所以修於鄉黨庠序以為吾之所當為初無所

覬於上而官爵禄位之設車馬衣服之奉古人所以用

於朝廷之上者亦以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於下故士

知脩於家以待上之求上取夫士以為天下之用上之

所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

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固其宜也後世則不然上設其爵禄以待士之求而士亦茍且修飾以有所要於上士懼其無以自達則巧取貪進不顧禮義而上亦懼其進之濫則多為之防以繩其來此後世之通患而掖之今日則尤甚矣冒進之習滋廉恥之道喪茍僥倖於一得則抵法禁而不知畏天下固未始無卓然特立之士也而以一眚之過而絶其終身之善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則亦日流於薄惡而已矣而何怪於士風之

不美歟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末之正也臣聞古之治天下者將以定民志後之治天下者將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達之於民尊卑貴賤之不相侔則服食器用之間截然等級之有辨古人非固為是無益之文也防閑之不至則情偽之相滋樂好之不厭而弊將有不可勝言深為之節嚴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趨向之一而風俗之厚亦其理也後世則不然舉聖人所以檢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媮風薄

俗亦復蕩然於法制之外富商大賈得以交通王侯而鄉曲豪右無別於貴近自後世有所由來而較之今日則殆將不止於是者車服上僭宫闈家室略擬都邑輦轂之下四方之所觀瞻而此風益熾上下恬然相視不以為怪則亦曰流於無節而已矣而何怪於俗化之未醇歟臣故曰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也臣伏讀聖策曰義不勝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奸何以防民之僞夫率民以義則義之所在而利固存于其中則民

心之知禮義若可以厚其生也而義或不勝乎利得毋以義利之不能兩立而趨於利則或違其義乎夫防民以刑則刑章之立可以不試而民畏也而刑或不勝乎姦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勝民則姦軌益不勝其多乎臣聞古者先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後世不知養民不知教民一於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飲食之須冠婚喪祭之具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為之立其官師制其田里又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

益厚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之用亦不以為勞我而且厲我也後世教養斯民之事曾弗之講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為而上之人又從而征斂困苦之今日之民其無聊賴甚矣而何義之能知山澤之饒舟車之筭香鹽茶酒之榷凡桑孔輩所以籠天下之利者無不悉為常賦有限復令先期常數既殫復令別配凡陸贄所以進諫於唐德宗者無不盡用陛下加恵元元勤恤民隱形於詔旨無非以寛民力厚民生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

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減放之令而督促如初歲久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猶故所謂禾稼如雲悶之父老皆有憂色曰豐年不如凶年而況水旱相仍曾無虚歲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耶臣聞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後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耳夫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制刑蓋為夫不孝不友不婣不睦者是禁而山澤之利無不弛以予民而或為之限節蓋亦禁其末作之為害而非奪民利以自殖也後世不明聖人制

刑之意而禁網之密條章之具無非與民爭利而茶鹽之商販酒榷之私酤毫髮之不貸纖悉之必計刑禁之既加而科罰又從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寬濫亦甚矣而姦偽之能防故刑不足以勝姦則姦宄之習滋熾聚於山澤者為盜賊之區而刑餘之衆不得與齊民齒者亦將流而為盜陛下廣霈復宇內遠近如一通商販之禁寬酒榷之征雖見於比年之詔而有司誘曰國用之所須無得以辭其責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澤有寬恤

之美名而無寛恤之實惠所謂罔民以為利誘民以為姦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姦宄之消其可得耶臣伏讀聖策曰意者仁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何視古之有愧也誠如陛下所言則信知後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陛下果有意於古也盖亦稽唐虞至治之原參三代救弊之政一政令之未純乎古一設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張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習以起天

下趨事赴功之心則以之美士風善俗化厚民生去民僞亦惟磨以歲月無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無師古之實則今日之策臣者徒為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虛文而已是將奚益臣伏讀聖策曰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明而獄訟息臣愚以為世有先後道無異同由本原之所自出而觀之越千載猶一

曰唐虞三代即斯道以為治既有以措天下於無為之盛況陛下心傳之妙得於授受之懿則施之事業移風易俗誠無難者若夫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臣以為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與敦本業興禮遜而不溺奢侈之末習臣以為莫若有以定經制夫禮義者人心之所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勝是以忠純篤實之意日亡是固科舉之法有以壞天下之心術也今陛下徒曰嚴法禁謹隄防足以革士風之習臣以

為無以善人之心則未見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舉之法後世既以取之天下之人材而天下之人材亦輻輳於科舉之內既取之於未用之初盡亦擇之於既用之後廣之以教化本原而示之以趨向之所在貪濁者黜之廉介者用之奔競者抑之靖退者進之旌直言以來諫諍伸士氣以通下情若是而曰士風之不美臣未之信也夫禮制固有一定之經人惟防範之既虧故至於蕩然而莫知限節是故民心之無常亦上之人無以

撙節之過也今陛下徒曰躬節儉務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為躬行之雖至而禮制不明未見徒善之足以有為也夫經制之不立古人以為正風俗之本則人心之無厭者茍於目前之便也今為之定其經制上而乘輿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冠昏喪祭之節宮室器用之制嚴為限量設為科條踰者有禁斷於必行貪溺者無所歆豔而豪右兼并衆㕑貫朽無所用之則民志定而爭端息無甚富之民則亦無甚貧

之民無甚侈之家則亦無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風俗歸厚若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民之生則莫若講節用之策省民之刑則莫若謹按察之使今日之利源竭矣不可復興矣無已則有節用之說乎節用固多術也曩者固嘗限宮觀之員而宮觀之除濫予猶故也固嘗省添差之數而添差之恩妄授猶昔也倖幸之賜得無有過度者乎虛籍老弱之兵得無有坐縻廩食者乎節之於彼而又節之於此則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

矣今日之刑濫矣不可以復峻矣盡亦謹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謹也州縣之間責成案於胥吏而長吏不以為意付箠楚於獄卒而獄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跡嘗一至於圜土之門乎監司之按行又能盡得於一見之頃乎謹之於彼而復謹之於此則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捨是而曰八政脩而食貨自足七教明而獄訟自息臣恐未免於揖遜救焚之舉也臣不佞陛下召至闕廷賜之清問臣首以吏化為陛下獻次願

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風定經制以善民俗次願陛下節財用以厚民生謹按察以省刑罰以為吏化之說請復為陛下終始言之臣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致更生兵不血刃而天下歸戴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斂蠲繁苛一以仁厚為本大抵兵以不殺為武刑以不用為威財以不費為饒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其立國之本意而列聖守之以為家法者也仁宗慶歷間承平既久一時事頽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過於增諫員減

任子展磨勘雖一二節目之或殊而大體卒不改易故
嘉祐之治振古無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臣
以更化為獻亦豈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
夫之媮隋者從而振作之王業之偏安者思有以規恢
而廣大之萬事之積廢者思有以作新而奮厲之而不
失祖宗立國之本意則士風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
之厚而刑罰之清固有不期而致則聖策所謂措國如
唐虞嶷魏乎跨三五之隆而無忠質文偏勝之弊其策捨

此將安在耶陛下復策之於終曰熟之復之詳著于篇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咨訪之意益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度愚賤切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條當世之事陛下所以問臣者固已略陳於前若天下大體之所繫而國家安危理亂之所從出者雖聖策之所不及而臣安敢有懷不吐上負陛下詳延之意敢為陛下畢言之臣聞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臺諫者朝廷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進賢

退不肖非有碩德重望不足以鎮撫夷狄非有不窮之才不足以贊萬機之務擇相而任之者不可以不謹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排擊姦回非有剛强之守不足以肅清班列非有高明之見不足以裨益冕旒擢臺諫而付之者不可以不審也茍曰以其久位而姑以遷之幸其無過而因以任之則何以稱其具瞻之望起非常之功專求州縣之下吏搜索錢穀之細務姑以應故事而朝廷之闕失國家之大議有不敢言則何以通幽隱

之情輔聖明之徳臣願陛下委任擢用之際詳擇而審處之疑之之當勿復用用之之當勿復疑必有以盡其才然後可也陛下愛惜名器必無濫予之爵然技術藝能之賤或充斥於朝路而宫掖非泛之恩或不厭於公言可不有以節之乎陛下親近儒臣必無偏信之失然是非毁譽之說或間出於細微而士大夫結托之私或競趨於權要可不有以抑之乎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臺諫以謹其耳目之司惜名器

以勵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則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過於事為之末非聖明之所慮也臣是以終篇之末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若乃辯績故實以為有學彫繪言語以為清新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録其區區臣無任昧死臣謹對

袁説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阼以來虚心受人廣覽兼聽如堯之清問下民舜之舍己從人禹之拜善言湯之從諫弗咈殆無以過此者委任大臣深得垂拱仰成

之體洛謀臣下無愧詢于芻蕘之風仁心仁聞出於天資好善好賢根于至性本朝蘇軾嘗曰有君如此其肯負之今臣下委質盛時際遇明主真千載一時之遇倘不能以忠言嘉謨確論至策仰副陛下虛心願治之意則是有負陛下豈特天地鬼神得以誅之而已臣竊惟今日之事外若不足憂而内實可憂者其最大者有二曰兵與民是已民力日困凡士農工商無一而不貧乏者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百姓外困於征輸内困於衣

食仰事俯育一無可恃時平無事未見其害或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困民力單弱國無憑藉變故百出不可縷舉豈不少思於閒暇之時哉軍政日隳凡伍符尺籍其可用者十無一二故家宿將零落已盡紀律弊壞人無鬬心軍士飢寒十户九怨上下相蒙恬不遠慮將帥驕懦語戰縮首一有緩急兵窮無藉將弱無策安危之機非意可料豈不少思於無事之日哉陛下虛己任人有言必聽臣下不於此時為陛下殫智盡慮畢精竭神思

其為策能令可行者以急先於兵民之務使民力寛裕邦本得以植立軍政修明緩急可以憑恃矣此時而不為是無時而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先以民力軍政為重下臣所奏命侍從臺諌卿監郎官帥漕二司各以聞見凡寛民力修軍政害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意畢陳求其確然可行之策毋為甚髙難行之論度今必可施行而必有補於二者不計項目多寡詳悉奏陳其修軍政一項併令三衙帥臣條具並各限一月奏聞然後下

之宰執大臣掇其必可行有補於二者於清閒之燕次第敷奏而施行之毋責近效毋憚小勞毋怯浮言使民力以寬軍政以修時平無事則外内無患或有緩急有民可恃有兵可役相與維持憑藉無一而不可為也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惶懼之至

說友又上言曰臣聞復古有道得天斯復古矣得天有道得民斯得天矣仰惟陛下憂勤萬機規恢廣大宸衷宵旰思集大勳而筭計見效殆未什一是豈終不可為

哉臣嘗觀自古立大事者必先於得民民心既得天意自順天之所與雖弱必彊天之所違雖順必逆天不可以智得而所以得天者實自斯民始三代之得天下漢唐之刱大業載在方冊其道可考又豈待臣一一而縷舉哉是故民力裕則民心自得民心得則天意自悅天意悅則年穀自成年穀成則上下自足上下足則富國彊兵惟所欲為無不如志此自然之理必至之效如形聲之相應枹鼓之相隨確乎其不能易也陛下臨御以

来焦勞愛民弗替朝夕陰陽一有愆伏則蹤釋囚繫如拯飢渴臣寮一有奏陳則旋即施行常若不及遇凶荒而賑給因水旱以蠲租陛下之於民可謂無負矣然州縣之間多有視詔令為虛文指生財為政事縱掊克為舉職矜羨餘為己功習熟見聞恬不知革所以上負陛下德意者日以滋甚臣請得而粗言之夫聚人以財固所當務也然陛下豈欲使之朘民膏血以媚公上哉上供之外朝廷初未嘗一毫有取也凡今為州郡者多立

名色巧為征取屬邑之苗命官量覆必欲使之出剩本州受納不問多寡必倍數而可充又有胥吏無窮之須呈樣沒官之費終歲勤動僅足官輸反顧所儲已如垂磬而又廣為稅目征取百端雖民間日用之物僅及數金悉皆收稅間有科稅典貼敷納收金釵鬟有征蔬菜有稅民間昏姻歐令市酒錙銖不遺無異丐取剝膚椎髓民心嗷然外以為苞苴權貴之資不一而足内以供谿壑已厭之欲以遂已私若民間之詞訴官吏之能否

一切漫不加問蓋有越月而不一聽訟者彼謂府庫之積方盛可以媒陛下之爵禄曾不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豈為朝廷之福哉此州郡之害民未能盡免也郡欲生財也則取之縣縣欲生財也則取之民上下相迫勢必至此凡今為邑者懼州郡之欲出剩也則納苗之耗一歲一增今固有小户一歲而兩輸苗税者矣懼州郡之欲折絹折綿也則增益疋兩以為耗數今固有和買税絹綿耗視米耗者矣懼州郡之欲和糴也則不以

多寡科抑人户令固有納三石而得一石之直者矣懼州郡之欲催欠也則合零就整增益數目令固有以零合為零斗以零分為零尺者矣又有無名之求興修之役科罰里正抑勒鄉民其名苛細詎可縻舉官吏侈然為得計百姓赴訴而無繇此縣道之害民未能盡免也部刺史澄按一道尤陛下之所寄耳目而導德意者今也不然凡遇到任必首遣屬官遍行諸郡刻刷錢物過為數目責令供認所至苛取一問名色悉歸本司州郡

不堪其須旋即取之縣道上令下應殃及於民已放之欠復征未辨之輸預納私行科折以取贏餘譬之心腹病於内而手足耳目欲其自佚於外不可得此監司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商賈之稅各有定制諸司分隸亦皆有則若取之以道商賈復何病哉今州縣間謂之稅場者苛取細征私立稅額固有負千金之直而稅五百金者有僅及百金而過取其半者有士夫經由而發其箱篚者有不五十里而兩為攔稅者絲粟必取如被寇攘

村落之間强弱相勝或瀕於死朝廷豈得而盡知哉此徒以負販為生非此無以自活而官司重稅進退不容舟車怨咨溢於行路此稅務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向者陛下軫念都邑加恵小民命臨安出公帑以償諸行之直至今小民及此手必加額然臨安非它郡比雖一日之間所須固已百出稍積歲月其擾諸肆又甚於昔時況年来土木之役接踵而起朝廷典禮相繼舉行凡所須求莫非臨安辦集其間所用百物悉科鋪户皆千百

計往往什未酬一小民僅有儲偫一旦官司直取略不敢以伸氣生理零落權輿在此夫京邑四方之根本也今無故使諸行日迫窮困浸以寒餓恐非陛下加惠京邑之意此臨安之擾民未能盡免也凡此五條亦姑舉其大略臣亦安得而備言哉竊惟陛下方以大有為之志慨念中原力圖復古而臣乃以愛民迂緩之說以獻者蓋民心悦則天意得天意得則雖少康之一旅光武之八千天將畀之以機會矣臣伏讀太上皇帝聖政嘗

欲罷月椿錢諭輔臣曰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賊矣大哉王言真陛下之家法也臣願陛下洞照古昔興衰之理仰則光堯愛民之訓深憤州縣害民之久力行仁政以得人心務寬民力以悅天意今州縣之間已皆安於掊斂矣非陛下赫然大變有以號召而勸沮之則又不過為虛文耳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德音備及年來州縣害民之意如臣前所陳者播告天下監司守令丁寧懇惻詳複而申戒之具言自今一以

愛民為功以言羨餘為罪庶幾州縣少變舊習亦使中
外百姓知陛下本不敢少忘如此仍乞即賜詔旨令侍
從臺諫兩省官各以當今何事為及民何事為害民條
具可行者奏上陛下與大臣詳觀其說言有可取不以
異議而見廢苟有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如此則民心
得於下天意悅於上未有得乎民不得乎天得乎天不
能復古者也孔子論顓臾之伐而先之以和無寡安無
傾孟子論戰必勝而首歸於人和孔孟之言陛下所敬

本朝蘇軾作思治論謂能從衆可以北取契丹呂公著上朝政疏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緩不切實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

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

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

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

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隂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隂求則姦不台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

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

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令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

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已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無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暈殺隱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

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元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觧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髙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為是耶非

耶盡於燕間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

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萬里又奏曰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鬭之日常不加少戰鬭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

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

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㑹稽之役請成扵吴吴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扵大夫士女女扵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㑹稽之棲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畜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

是數者得以盡而吴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黄池之㑹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盖越得其暇而吴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吴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暇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

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强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觧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

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觧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令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

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瑕則憂有瑕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瑕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萬里又奏曰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刃以堅而試十以一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乎天下之聽夫天下且

相與觀而莫之見試之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强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

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扶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

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

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䘏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蓋繼光堯者也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萎巳既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强敵授聖子出於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以變之

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盡欲刊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閑天下之遁而後天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

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髙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於張曜而啇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

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烈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若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若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

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衆也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絶肉味以求一臠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

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拓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揖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

進名曰稱吉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其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上宰而天子使之將兵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

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弄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取開中興起太平臣心了

然見其易易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